

史记

【西汉】 司马迁 著

九州出版社



第三册

史记

【西汉】司马迁著

九州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册

楚世家第十·····	二四七
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二六二
郑世家第十二·····	二六七
赵世家第十三·····	二七四
魏世家第十四·····	二九〇
韩世家第十五·····	二九九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三〇三
孔子世家第十七·····	三一二
陈涉世家第十八·····	三二三
外戚世家第十九·····	三二六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三三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三三三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三三五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三四一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三四四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三四七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三五三

史 记

目 录

目 录

二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三五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三六二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六五

三王世家第三十

三六九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誉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誉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誉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圻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半姓，楚其后也。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半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黹，熊黹生熊胜。熊胜以弟熊杨为后。熊杨生熊渠。

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后为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

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严为后。

熊严十年，卒。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

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熊徇十六年，郑桓公初封于郑。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罥立。熊罥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

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

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胸立，是为蚡冒。蚡冒十三年，晋始乱，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

武王十七年，晋之曲沃庄伯弑主国晋孝侯。十九年，郑伯弟段作乱。二十一年，郑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卫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鲁弑其君隐公。三十一年，宋太宰华督弑其君殇公。

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以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贲立，始都郢。

文王二年，伐申过邓，邓人曰『楚王易取』，邓侯不许也。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归，已而释之。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十二年，伐邓，灭之。十三年，卒，子熊贲立，是为庄敖。庄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庄敖代立，是为成王。

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

十六年，齐桓公以兵侵楚，至降山。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与桓公盟。桓公数以周之赋不入王室，楚许之，乃去。

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袒谢，乃释之。二十二年，伐黄。二十六年，灭英。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为盟会，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遂行，至孟，遂执辱宋公，已而归之。三十四年，郑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败之泓，射伤宋襄公，襄公遂病创死。

三十五年，晋公子重耳过楚，成王以诸侯客礼飨，而厚送之于秦。

三十九年，鲁僖公来请兵以伐齐，楚使申侯将兵伐齐，取谷，置齐桓公子雍焉。齐桓公七子皆奔楚，楚尽以为上大夫。灭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

夏，伐宋，宋告急于晋，晋救宋，成王罢归。将军子玉请战，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国，天之所开，不可当。」子玉固请，乃与之少师而去。晋果败子玉于城濮。成王怒，诛子玉。

四十六年，初，成王将以商臣为太子，语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内宠，絀乃乱也。楚国之举常在少者。且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听，立之。后又欲立子职而絀太子商臣。商臣闻而未审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实？」崇曰：「飨王之宠姬江芊而勿敬也。」商臣从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杀若而立职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宫卫兵围成王。成王请食熊蹯而死，不听。丁未，成王自绞杀。商臣代立，是为穆王。

穆王立，以其太子宫子潘崇，使为太师，掌国事。穆王三年，灭江。四年，灭六、蓼。六、蓼，皋陶之后。八年，伐陈。十二年，卒。子庄王伋立。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是岁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乘。

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

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

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谗之王，恐诛，反攻王，王击灭若敖氏之族。十三年，灭舒。

十六年，伐陈，杀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诛之也。已破陈，即县之。群臣皆贺，申叔时使齐来，不贺。王问，对曰：『鄙语曰，牵牛径人田，田主取其牛。径者则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于天下！』庄王乃复国陈后。

十七年春，楚庄王围郑，三月克之。人自皇门，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宾之南海，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不忘厉、宣、桓、武，不绝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群臣曰：『王勿许。』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庄王自手旗，左右麾军，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许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质。夏六月，晋救郑，与楚战，大败晋师河上，遂至衡雍而归。

二十年，围宋，以杀楚使也。围宋五月，城中食尽，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华元出告以情。庄王曰：『君子哉！』遂罢兵去。

二十三年，庄王卒，子共王审立。

共王十六年，晋伐郑。郑告急，共王救郑。与晋兵战鄢陵，晋败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将军子反。子反嗜酒，从者竖阳穀进酒，醉。王怒，射杀子反，遂罢兵归。

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员立，是为郑敖。

康王宠弟公子围、子比、子皙、弃疾。郑敖二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围为令尹，主兵事。四年，围使郑，道闻王疾而还。十二月己酉，围入问王疾，绞而弑之，遂杀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于郑。伍举问曰：『谁为后？』对曰：『寡大夫围。』伍举更曰：『共王之子围为长。』子比奔晋，而围立，是为灵王。

灵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晋，欲会诸侯。诸侯皆会楚于申。伍举曰：『昔夏启有钧台之飨，商汤有景亳之

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阳之蒐，康王有丰宫之朝，穆王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灵王曰：『用桓公。』时郑子产在焉。于是晋、宋、鲁、卫不往。灵王已盟，有骄色。伍举曰：『桀为有仍之会，有缙叛之。纣为黎山之会，东夷叛之。幽王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君其慎终！』

七月，楚以诸侯兵伐吴，围朱方。八月，克之，囚庆封，灭其族。以封洵，曰：『无效齐庆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围弑其君兄之子员而代之立！』于是灵王使疾杀之。

七年，就章华台，下令内亡人实之。

八年，使公子弃疾将兵灭陈。十年，召蔡侯，醉而杀之。使弃疾定蔡，因为陈蔡公。

十一年，伐徐以恐吴。灵王次于乾溪以待之。王曰：『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我独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为分，其予我乎？』析父对曰：『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蒺藜蓝蒨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周今与四国服事君王，将惟命是众，岂敢爱鼎？』灵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对曰：『周不爱鼎，郑安敢爱田？』灵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吾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畏我乎？』对曰：『畏哉！』灵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

十二年春，楚灵王乐乾溪，不能去也。国人苦役。初，灵王会兵于申，僂越大夫常寿过，杀蔡大夫观起。起子从亡在吴，乃劝吴王伐楚，为间越大夫常寿过而作乱，为吴间。使矫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于晋，至蔡，与吴、越兵欲袭蔡。令公子比见弃疾，与盟于邓。遂入杀灵王太子禄，立子比为王，公子子皙为令尹，弃疾为司马。先除王宫，观从从师于乾溪，令楚众曰：『国有王矣。先归，复爵邑田室。』后者迁之。楚众皆溃，去灵王而归。

灵王闻太子禄之死也，自投车下，而曰：『人之爱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杀人之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右尹曰：『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王曰：『众怒不可犯。』曰：『且入大县而乞师于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诸侯以听大国之虑。』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于是王乘舟将欲入郢。右尹度王不用其计，惧俱死，亦去王亡。

灵王于是独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辍人，谓曰：『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辍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餉王从王者，罪及三族。且又无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辍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觉而弗见，遂饥弗能起。芊尹申无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诛，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饥于釐泽，奉之以归。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从死，并葬之。

是时楚国虽已立比为王，畏灵王复来，又不闻灵王死，故观从谓初王比曰：『不杀弃疾，虽得国犹受祸。』王曰：『余不忍。』从曰：『人将忍王。』王不听，乃去。弃疾归。国人每夜惊，曰：『灵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船人从江上走呼曰：『灵王至矣！』国人愈惊。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国人将杀君，司马将至矣！君蚤自图，无取辱焉。众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杀。丙辰，弃疾即位为王，改名熊居，是为平王。

平王以诈弑两王而自立，恐国人及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复陈蔡之地而立其后如故，归郑之侵地。存恤国中，修政教。吴以楚乱故，获五率以归。平王谓观从：『恣尔所欲。』欲为卜尹，王许之。

初，共王有宠子五人，无适立，乃望祭群神，请神决之，使主社稷，而阴与巴姬埋璧于室内，召五公子斋而入。康王跨之，灵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远之。平王幼，抱其上而拜，压纽。故康王以长立，至其子失之；围为灵王，及身而弑；子比为王十余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诛。四子皆绝无后。唯独弃疾后立，为平王，竟续楚祀，如其神符。

初，子比自晋归，韩宣子问叔向曰：『子比其济乎？』对曰：『不就。』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为不就？』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取国有五难：有宠无人，一也；有人无主，二也；有主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子比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通者，可谓无人矣；族尽亲叛，可谓无主矣；无衅而动，可谓无谋矣；为羈终世，可谓无民矣；亡无爱征，可谓无德矣。王虐而不忌，子比涉五难以弑君，谁能济之！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方城外属焉。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半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则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

命，则又远之；民无怀焉，将何以立？」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釐公。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有莒、卫以为外主，有高、国以为内主。从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国，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公。好学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犇、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故文公有国，不亦宜乎？子比无施于民，无援于外，去晋，晋不送；归楚，楚不迎。何以有国！子比果不终焉，卒立者弃疾，如叔向言也。」

平王二年，使费无忌如秦为太子建取妇。妇好，来，未至，无忌先归，说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为太子更求。」平王听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为太子娶。是时伍奢为太子太傅，无忌为少傅。无忌无宠于太子，常谗恶太子建。建时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无宠于王，王稍益疏外建也。

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无忌又日夜谗太子建于王曰：「自无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无望于王，王少自备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责之。伍奢知无忌谗，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无忌曰：「今不制，后悔也。」于是王遂囚伍奢。乃令司马奋扬召太子建，欲诛之。太子闻之，亡奔宋。

无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杀者为楚国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于是王使使谓奢：「能致二子则生，不能将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为人，廉，死节，慈孝而仁，闻召而免父，必至，不顾其死。胥之为人，智而好谋，勇而矜功，知来必死，必不来。然为楚国忧者必此子。」于是王使人召之，曰：「来，吾免尔父。」伍尚谓伍胥曰：「闻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报，无谋也；度能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归死。」伍尚遂归。伍胥弯弓属矢，出见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为？」将射，使者还走，遂出奔吴。伍奢闻之，曰：「胥亡，楚国危哉。」楚人遂杀伍奢及尚。

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开吴。吴使公子光伐楚，遂败陈、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钟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钟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十三年，平王卒。将军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当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义。子西曰：『国有常法，更立则乱，言之则致诛。』乃立太子珍，是为昭王。

昭王元年，楚众不说费无忌，以其谗亡太子建，杀伍奢子父与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黠及子胥皆奔吴，吴兵数侵楚，楚人怨无忌甚。楚令尹子常诛无忌以说众，众乃喜。

四年，吴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扞吴。五年，吴伐取楚之六、潜。七年，楚使子常伐吴，吴大败楚于豫章。

十年冬，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俱伐楚，楚大败，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吴兵之来，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夹汉水阵。吴伐败子常，子常亡奔郑。楚兵走，吴乘胜逐之，五战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吴人人郢。

昭王亡也至云梦。云梦不知其王也，射伤王。王走郢。郢公之弟怀曰：『平王杀吾父，今我杀其子，不亦可乎？』郢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与王出奔随。吴王闻昭王往，即进击随，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封于江汉之间者，楚尽灭之。』欲杀昭王。王从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为王，谓随人曰：『以我予吴。』随人卜予吴，不吉，乃谢吴王曰：『昭王亡，不在随。』吴请人自索之，随不听，吴亦罢去。

昭王之出郢也，使申鲍胥请救于秦。秦以车五百乘救楚，楚亦收余散兵，与秦击吴。十一年六月，败吴于稷。会吴王弟夫概见吴王兵伤败，乃亡归，自立为王。阖闾闻之，引兵去楚，归击夫概。夫概败，奔楚，楚封之堂谿，号为堂谿氏。

楚昭王灭唐。九月，归入郢。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都。

十六年，孔子相鲁。二十年，楚灭顿，灭胡。二十一年，吴王阖闾伐越。越王勾践射伤吴王，遂死。吴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

二十七年春，吴伐陈，楚昭王救之，军城父。十月，昭王病于军中，有赤云如鸟，夹日而蜚。昭王问周太史，太史曰：『是害于楚王，然可移于将相。』将相闻是言，乃请自以身祷于神。昭王曰：『将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祸，庸去是身乎！』弗听。卜而河为祟，大夫请祷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而河非所获罪。』

也。』止不许。孔子在陈，闻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

昭王病甚，乃召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国之师，今乃得以天寿终，孤之幸也。』让其弟公子申为王，不可。又让次弟公子结，亦不可。乃又让次弟公子闾，五让，乃后许为王。将战，庚寅，昭王卒于军中。子闾曰：『王病甚，舍其子让群臣，臣所以许王，以广王意也。今君王卒，臣岂敢忘君王之意乎！』乃与子西、子綦谋，伏师闭涂，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为惠王。然后罢兵归，葬昭王。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胜于吴，以为巢大夫，号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报仇。六年，白公请兵令尹子西伐郑。初，白公父建亡在郑，郑杀之，白公亡走吴，子西复召之，故以此怨郑，欲伐之。子西许而未为发兵。八年，晋伐郑，郑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郑，受赂而去。白公胜怒，乃遂与勇力死士石乞等袭杀令尹子西、子綦于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从者屈固负王亡走昭王夫人宫。白公自立为王。月余，会叶公来救楚，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杀之。惠王乃复位。是岁也，灭陈而县之。

十三年，吴王夫差强，陵齐、晋，来伐楚。十六年，越灭吴。四十二年，楚灭蔡。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

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简王中立。

简王元年，北伐灭莒。八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始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简王卒，子声王当立。声王六年，盗杀声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晋来伐楚，至乘丘而还。四年，楚伐周。郑杀子阳。九年，伐韩，取负黍。十一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肃王臧立。

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距之。十年，魏取我鲁阳。十一年，肃王卒，无子，立其弟熊良夫，是为宣王。

宣王六年，周天子贺秦献公。秦始复强，而三晋益大，魏惠王、齐威王尤强。三十年，秦封卫鞅于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

史记

卷四十

楚世家

二五六

威王六年，周显王致文武胙于秦惠王。

七年，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楚威王伐齐，败之于徐州，而令齐必逐田婴。田婴恐，张丑伪谓楚王曰：「王所以战胜于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于国，而百姓为之用。婴儿弗善而用申纪。申纪者，大臣不附，百姓不为用，故王胜之也。今王逐婴儿，婴儿子逐，盼子必用矣。复搏其士卒以与王遇，必不便于王矣。」楚王因弗逐也。

十一年，威王卒，子怀王熊槐立。魏闻楚丧，伐楚，取我陁山。

怀王元年，张仪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称王。

六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陈轸适为秦使齐，齐王曰：「为之奈何？」陈轸曰：「王勿忧，请令罢之。」即往见昭阳军中，曰：「愿闻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昭阳曰：「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珪。」陈轸曰：「其有贵于此者乎？」昭阳曰：「令尹。」陈轸曰：「今君已为令尹矣，此国冠之上。臣请得譬之。人有遗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谓曰：『数人饮此，不足以遍，请遂画地为蛇，蛇先成者独饮之。』」一人曰：「吾蛇先成。」举酒而起，曰：「吾能为之足。」及其为之足，而后成人夺之酒而饮之，曰：「蛇固无足，今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军杀将，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齐，攻齐胜之，官爵不加于此；攻之不胜，身死爵夺，有毁于楚。此为蛇为足之说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齐，此持满之术也。」昭阳曰：「善。」引兵而去。

燕、韩君初称王。秦使张仪与楚、齐、魏相会，盟啗桑。

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十二年，齐湣王伐败赵、魏军，秦亦伐败韩，与齐争长。

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说者无先大王，虽仪之所甚愿为门阑之厮者亦无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先齐王，虽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仪亦不得为门阑之厮也。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于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是北弱齐，西德于秦，私商于以为富，此一计而三利俱至也。」怀

王大悦，乃置相玺于张仪，日与置酒，宣言：『吾复得吾商于之地』。群臣皆贺，而陈轸独吊。怀王曰：『何故？』陈轸对曰：『秦之所为重王者，以王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交先绝，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国哉，必轻楚矣。且先出地而后绝齐，则秦计不为。先绝齐而后责地，则必见欺于张仪。见欺于张仪，则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绝齐交。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臣故吊。』楚王弗听，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

张仪至秦，详醉坠车，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仪以吾绝齐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秦齐交合，张仪乃起朝，谓楚将军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楚将军曰：『臣之所以见命者六百里，不闻六里。』即以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兴师将伐秦。陈轸又曰：『伐秦非计也。不如因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取偿于齐也，吾国尚可全。今王已绝于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秦齐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国必大伤矣。』楚王不听，遂绝和于秦，发兵西攻秦。秦亦发兵击之。

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楚闻，乃引兵归。

十八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愿得张仪，不愿得地。』张仪闻之，请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于子，奈何？』张仪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郑袖，袖所言无不从者。且仪以前使负楚以商于之约，今秦楚大战，有恶，臣非面自谢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仪。诚杀仪以便国，臣之愿也。』仪遂使楚。

至，怀王不见，因而囚张仪，欲杀之。仪私于靳尚，靳尚为请怀王曰：『拘张仪，秦王必怒。天下见楚无秦，必轻王矣。』又谓夫人郑袖曰：『秦王甚爱张仪，而王欲杀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宫中善歌者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贵，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郑袖卒言张仪于王而出之。仪出，怀王因善遇仪，仪因说楚王以叛从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是岁，秦惠王卒。

二十年，齐湣王欲为从长，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遗楚王书曰：『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今秦惠王死，

武王立，张仪走魏，樗里疾、公孙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韩，而公孙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韩、魏恐，必因二人求合于秦，则燕、赵亦宜事秦。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与为从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于天下？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率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关、蜀、汉之地，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韩、魏割上党，西薄函谷，则楚之强百万也。且王欺于张仪，亡地汉中，兵挫蓝田，天下莫不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愿大王孰计之。」

楚王业已欲和于秦，见齐王书，犹豫不决，下其议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曰听齐。昭睢曰：「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耻于诸侯。王不如深善齐、韩，以重樗里疾，如是则王得韩、齐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赵攻上党，楚攻河外，韩必亡。楚之救韩，不能使韩不亡，然存韩者楚也。韩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为塞，所报德莫如楚厚，臣以为其事王必疾。齐之所信于韩者，以韩公子昧为齐相也。韩已得武遂于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齐、韩重樗里疾，疾得齐、韩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复与楚之侵地矣。」于是怀王许之，竟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

二十四年，倍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怀王人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

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许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九礼。楚怀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

楚大臣患之，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而太子为质于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昭睢曰：「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诈赴于齐，齐湣王谓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与其新王市曰：『予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将与三国共立之，』然则东国必可得矣。」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太子横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乃告于秦曰：「赖社稷神灵，国有王矣。」

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

六年，秦使白起伐韩于伊阙，大胜，斩首二十四万。秦乃遗楚王书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愿王之飭士卒，得一乐战。」楚顷襄王患之，乃谋复与秦平。七年，楚迎妇于秦，秦楚复平。

十一年，齐秦各自称为帝，月余，复归帝为王。

十四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结和亲。十五年，楚王与秦、三晋、燕共伐齐，取淮北。十六年，与秦昭王好会于鄢。其秋，复与秦王会穰。

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闻，召而问之。对曰：「小臣之好射骐雁，罗鸢，小矢之发也，何足为大王道也。且称楚之大，因大王之贤，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战国。故秦、魏、燕、赵者，骐雁也；齐、鲁、韩、卫者，青首也；昭、费、邾、邳者，罗鸢也。外其余则不足射者。见鸟六双，